

BAIHUAZHOU

百
花
洲

百期佳作

第二卷

纪实文学

《百花洲》编辑部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百花洲

百期
佳作

第二卷

纪实文学

《百花洲》编辑部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百花洲》百期佳作·卷二
作 者:多人
版式设计:萧飒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5.375
字 数:38.5 万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1.00 元

ISBN 7 - 80579 - 912 - 1/I·75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叶式生 ● 我所结识的遇罗克/1
- 叶永烈 ● 家书抵万金/34
——《傅雷家书》和傅聪
- 胡 平 ● 一个七十岁的孩子的故事/60
- 张 桦 ● 命运的琴弦/93
- 杨守松 ● 田园诗/124
- 陆幸生 ● 人生的舞台/144
- 文洁若 ● “臭妖婆”自述/170
——我与萧乾
- 肖复华 ● 献上一束郁金香/323
- 向 娅 ● 天涯沦落/346
- 公 刘 ● 毕竟东流去……/383
——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
- 凤 章 ● 上 告/432
- 朱子南 ● 选择悲壮/455
——记张嵩山
- 编后赘语/486

叶式生

我所结识的遇罗克

凡人，自然不都是英雄；
英雄，首先都是凡人。

我早就想写一点忆念罗克的文字，几次提起笔却又放下了。我常怀疑，那样一个戴着圆光白框近视镜，常常孩子气地咯咯笑着的青年，是否真已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饮弹倒下。即使在得知这恶讯已经十年之后，我也还止不住时而遐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突然接到他一封信，几行端正而略带局促的字迹会为我澄清那个误传的消息，或者告诉我，那其实是一种舆论手段，现在冤案大白，他已平安归来，像电影、小说中常见的公案故事一样……

一 奔赴农村

我最初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初，那时我们被同期分配到北京郊区一个人民公社。当时我们都是刚出校门半年的高中毕业生，一九六〇年高考中“考爸爸”一轮的落选者。

比起经受了“砸四旧”、“大串联”、“反潮流”等新式洗礼的后来

· 1 ·

者们,那时的中学生自然幼稚得多了;但总算也约略感受了一九五七年不平凡的春天气息,身历耳闻过把炒菜的铁锅捣碎在“炒钢炉”里大炒的豪举和接连放射巨型粮食卫星的伟业,消化过随之而来的“双蒸窝头”^①和“小球藻”^②。消化未完,又初尝了家谱至上论的滋味。这些经历比起五十年代前期的同龄人,就又丰富得多了。

同期分来的高中生约有七八十名,实到一半左右,大抵都是因为“血统”原因被淘汰的落第者,区别只在有的是“先天不足”,有的是“后天亏损”罢了。遇罗克和我便属于后一类,但亏损先后又有所不同:他的父母在一九五七年双双成为“右派”;我的父亲在一九五九年上书言事,扯了扯“为民请命的破旗”。所以他的家谱修订版比我的早出两年(二十年后又都恢复了原版,那是后话了)。但殊途同归:一九六〇年高考时都正好用上。

正式报到是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记得那是个欲雪无风的阴天,十几个刚报到的新农工把简单的行李装在社部门外的一辆大车上,各自坐着被卷儿,大车起动,我们走上社会的第一步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七八米宽的一条土路,两边无树,视野很开阔。远远望见路北一片暗绿色的冬小麦田,田间坐落着十几排干打垒的蔬菜温室,那里便是我们的首批集中点——园艺队温室小队。

天气阴湿寒冷。但看看同车的新伙伴们,互相攀谈着,情绪都挺热烈——一种充满新鲜感,急于一试身手而又带些负气情绪的热烈。至少在我自己,确是很受了多年学校教育的熏陶和《暴风骤雨》一类文学作品的影响,抱着近乎狂热的幻想,又夹带着失学的

① 不增加粮食份量而扩大了体积的窝头。即将一屉窝头蒸两次,使吸收更多水份,以慰饥肠。此法名为“双蒸”,当时曾被大力宣传推广。

② 又名“人造肉”,取湖沼中浮生的藻类植物发酵而得。

牢骚情绪，到这里来的。

农村？那是社会空气和自然空气同样澄明洁净的地方。物质生活的清苦是自不待言的。但那算什么？那里有的是纯朴忠厚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待以诚，是全不理睬什么“家谱”的；每一颗赤子之心在那里都将同样得到荃察。呃，我将要和那些白胡子大爷和黑胡子大叔一起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灯下交谈，双手和他们一样结起硬实的老茧；炕上一灯如豆，我正挥汗执笔，帮他们给远地亲人写信；热心肠的大娘大婶们嗔怪地抢走了我磨破待补的衣服，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哼，大学？不要拉倒！

车上交谈中，一个六十五中毕业的姓李的学生告诉我，他有个同学一块儿分到这里，六号就来报到了，比规定日期早了四天。名字奇怪因而易记：遇罗克。

这名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好，虽然是间接的。上学的时候，所谓“假积极”者留在同学中就最招反感。想不到初来此地，先就听说了一位：他分明是想挣个先入为主的好印象罢了。李见我反应冷淡，就没再说下去。

谁料不久之后，他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冲击。

正式报到后，二十来个学生安排在温室，我在其中；三个学生安排在相隔一公里、同属园艺队管辖的菜园，包括先期到达的遇罗克。另有些学生分配到其它大队去了。

白天是新鲜而吃重的劳动。晚饭洗漱之后，读书无桌凳可依，而且新到一个陌生环境，书一时也读不下去，便早早地熄了灯，大家捱捱挤挤钻进被窝里谈天。第一话题自然是高考，第二则是书本。这天晚上，话题不知怎地扯到了“红学”中的一些繁琐考证，我

带着几分不敬的语气,提起郭沫若先生的“斑疹伤寒说”^①,博得了一阵采声。于是黑暗中有人判断说,我一定是报的文科,而且是看过点书的。我解释说自己其实报的是清华建筑系。话没说完,就听那个姓李的学生插了话,隔我三个被窝说道,和他一起分来的遇罗克也是报考理工的,但语文水平特别高。

“呃?他报的哪儿?”

“地质学院。”

“怎么个高法?”

“《资治通鉴》他都看完了。”

“哦?!……”

这真是大出意料!刹那间那个间接的第一印象整个被扭翻了。《资治通鉴》我是知道的,而且父亲就收藏得有。但那半人来高的线装大部头,我可从来没敢问津过。这个企图“先入为主”的遇罗克,竟把它读完了?!……不,善营权谋的人是决不会来沾惹此道的。这样说来,他竟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了?……

唔。五官端正,脸庞清秀。——我呆瞪着黑暗中的屋顶,禁不住在脑里勾描起他的形象来——眼睛?自然是又大又亮的,但是带点儿羞涩。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不过说话爱脸红……

一个多月以后,我从温室调到菜园,从此干活住宿就都同遇罗克在一块儿了。然而怎么也料想不到,初次见面非但没能使我大慰平生,反而对他读过《通鉴》的传说也发生了怀疑。

他的形象与我的构想大相径庭,使我非常失望。前额要说宽也是可以说宽的,但毫不出奇。整个脸形连同鼻梁却显得太长了,淡淡的眉毛,细长的眼睛,还是单眼皮;更令人扫兴的是那一双耳

^① 见郭沫若先生的《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文章考证曰:本回“魔魔法叔嫂(宝玉、凤姐)逢五鬼”,实系两人双双发了“斑疹伤寒”,并从而推定此前浪荡公子秦钟的早夭,亦因此病云。

朵,颇有点“扇风”。只是戴上那副圆光白框近视镜时,一双眼睛才亮亮地挺见精神,还算差强人意。

我在上工的路上,从旁观察他的步态,就越加扫兴了。他身板单薄,又稍有些驼背,走路来头部略向前倾,随着大而慢的步子轻轻向前一点、一点、一点……使我想到闲庭信步的鸵鸟。

唉,哪有一点儿学富五车的书气和羽扇纶巾的风度呢?简直没法把这个形象同博大精深的《通鉴》联系起来。克制了半路,我终于忍耐不住,向他提起了关于《通鉴》的传闻。奇怪!他不加然否,只淡淡一笑,仿佛有不足为奇的神气!我于是想起出门前他掖在兜里一本原文版的《史记》,便问他何不借一种注释索引完全的本子。

“我不爱看带注解的。”他并不转过脸,头部微微向前点动着,淡然说。“翻来翻去太麻烦,思路也受限制。”他两眼微眯,平视前方,白镜片上闪动着许多同心圆;双臂前伸,两手相叠,压着过肩的铁锹把,一个毛巾碗袋吊在胸前,随着头部的点动一晃,一晃……

我看着他的侧影,心里说:“太自负了!我就不信你处处都懂!”

貌不惊人,执着自信。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二 青春作伴

一条东西走向的土马路,路北是开阔的大田和葡萄地,路南是绵延风障遮护下的菜园。路两边夹道排列着参天矗立的加拿大杨,春夏时节浓荫满地,十分幽静凉爽。路的西端是我们的集体宿舍所在的大队部,东端连着我们干活的地方——菜园小队。上工下工,每天两度往返,我们一道从这“哑铃”形天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这条路上,我们逐渐了解了彼此的简单身世和志趣爱好,熟悉了彼此的长处和弱点。一点“关节点”上的相同或相似,使我们

很快亲近起来。

清晨，镀满金辉的杨树梢头，鸟儿们在梳妆嬉闹、千啼百啭。午间，一路娇憨而单调的蝉鸣，使这条林荫道更显幽静。傍晚，林荫下暮色已浓，远望西边天际，夕阳余辉却悠然托出地平线上一带依依村舍；缕缕炊烟，袅袅升腾在天幕上，宛如一幅静中寓动的淡墨山水画。路边池塘里，青蛙们正节奏分明地齐声回答，仿佛永远不会疲倦；偶尔乱了节拍，就会出现短暂的休止，而果然也就能很快等齐，好像它们都在各自的洞中鼓着眼睛，注视着一个无形的指挥似的。哦，多么充满生机的路！周围是新鲜的环境，新鲜的人，新鲜的劳动，新鲜的疲劳，新鲜的愉快。于是，我们一式扛着铁锹，迈着悠然的步子，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种种五花八门的有趣话题：从赵大爷当长工时如何以巧妙的“打腰儿”手法把刁难穷哥们儿的长工头拉得“趴了架”，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苏格拉底怎样与希庇阿斯论“美”，到丁大个吃西瓜的神速赛过吹口琴；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到夏目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

他十分健谈，尤其喜欢辩论，全不像我揣测的那样，说话爱红脸。他的话音总是不高不低，平平静静，既无低回咏叹的“……”，也极少激昂慷慨的“！”，但明亮清晰，平和中见思考，条理中露智慧。说到开心得意处，他会自己先咯咯地笑几声，再转脸观察听话人的反应。这时我常常故意绷住脸，做出淡漠的样子，以免给他过多的得意。

“你又半天不说话了。”他有时忽然发觉有些异样，便不无扫兴地看看我说。

我心里一笑，但仍不说话：我本来就是要用淡漠给他扫扫兴的。他那狡黠的机智，曾是怎样地使我气恼啊！

辩论是他的一大嗜好，也是他的一项突出才能。他的思想的敏捷深邃，许多有独到见解的火花，往往就在这当中闪射出来。有

时虽也难免偏颇,但决非信口雌黄,而是经过了认真思索。“文史哲”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在这方面他常能使同龄青年们为之折服。而在他本非特长的其它论题上,他也从来不肯轻易败退,有时甚至还能败中取胜。

一次我们几个人同行,不知谁提起了这样一个题目:究竟是地绕日转还是日绕地转?

“当然是地球绕太阳转了!”我信心十足地说,同时估计到罗克一定会独出心裁,但这可不是他的“领域”,我一定得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果然,他不假思索地说:“也可以说太阳绕地球转——相对论么。”

哈!这回你可说漏了!相对论我可看过一点儿,根本和这两码事!“相对论跟这毫无关系。”我尽力不露心里的激动,痛快地反驳道,“谁绕谁转就是谁绕谁转,这可没什么‘相对’的!”

“从太阳上看是地球绕太阳转,从地球上看来是太阳绕地球转,怎么不是相对的?”他转过脸,圆镜片后边一双长眼睛射出光来,挑战地盯住了我。

“从另一个恒星上看呢?谁绕谁转?”我早有所料,从容回出了致命的一句。

“地球绕太阳转。”他眨了眨眼睛,说。

“这不完了!”我果然获得全胜,便用力强调一句道:“这才是最客观的!”

“可见是参照物取的不同,结论就不同。——还是‘相对’的。”

“唔?!……”我一时乱了方寸,竟无言可答。他咯咯大笑,不待我醒过梦来,早趁势把话题扭开了……

每逢这时,他的神采便骤然焕发,与平常判若两人;一双细长的眼睛调皮地张开了,机智、狡黠,带几分善意的嘲弄,在镜片后面亮亮地盯住了你,常常不待终局,就挫折了你继续论争的勇气。这

时他那咯咯的笑声是多么得意，多么天真哪！倘不是我常能成功地用淡漠拘住了他，他不定多少次要雀跃了呢！……

他不但机敏自信，也像所有十几岁的青年一样好胜好奇。探索新境、险境，是他的莫大乐趣。一天傍晚，我们同在食堂外的空地上吃饭，看见两个老农工边吃饭边下象棋。他有些遗憾地说：“我原来挺爱下棋，可惜这儿没什么人能跟我下，招儿都搁生了。”这话顿时撩起了我同他一试高低的欲望，但听他的口气，又有些不敢造次。而且宿舍里没有棋子，也就罢了。

不料棋子竟自己送上门来。

一天，有位出名的棋迷老孟揣着棋盒，慕名来找罗克下。罗克不知为什么，说说笑笑间把老孟转嫁给了我。我奉陪了三盘，老孟尽了兴。但他收拾棋子时忽然灵机一动说：“哎，你们俩摆一盘看看？”

罗克闻声放下书，抬眼看着我。我早已跃跃欲试，此时却心跳了。但他已经站起来，说：“那就来一盘吧。”说着走到我床边，竟自坐下了。

没有回路，我只有低头摆子。心里决定：步步小心。

开局几步他出手很快，几乎不假思索。我也提起全副精神相抗。终于双方进招都慢下来了。

唔？我盯着他刚开出来的“横车”犯开了嘀咕：两三步内分明“没棋”，一只离了“根儿”的底马却亮在了我的炮口之下！这……？不！他是惯于诱人入彀的！

我悄悄抬起眼光：他正漫不经心地揪着指尖的倒拉刺儿。一发觉我抬头看他，神色立即警惕起来，觉察到棋盘上大约有什么不妙了。

“……哟！”他扫视棋盘，不由一惊。随即右手微微一动：想要悔棋，又有些顾忌。

“兵！”我立即打掉了他的底马。还没来得及高兴，他飞快地一

个“炮二进五”，“卡”住了我的“右屏风”：“这下你可上当了！这叫声东击西！”说着开心地笑起来。果然从此我一路被动，终于败北。

“这叫‘顺炮横车弃马局’。”他满意地收拾着棋子说，“你看过《橘中秘》没有？”

“没有。翻过点儿《中国象棋谱》。”

“那书没劲。老是‘双方平稳’，不如《橘中秘》杀法痛快。”

他最喜欢的就是“弃子入局”的杀法：在表面劣势中出奇制胜。对手越强硬，他的情绪越饱满、着法越凌厉，而遇到那种每子必争、追来躲去的纠缠棋手，他就兴致索然，有时反会输掉，而且一次索然，再不奉陪。后来为同他抗衡，我曾大钻了一通棋谱，每到自以为可以一试时，就同他较量两局。结果常觉奇怪：直到我修炼到能下两盘“盲棋”的程度，也只是同他和过几局，战绩反不如我能轻易制胜的某些对手。

知难而进，愈难愈进。他这性格即使在下棋这类无关宏旨的小事上，也毫不例外。

他像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一样好胜而自尊。然而能像他那样不自欺、不妒嫉，善于正视别人长处和自己短处的青年，就不易多得了。一次他同一个姓麻的学生谈论维尔高尔的小说《海的沉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麻是个出奇高傲的青年，近乎目空一切。

“混蛋。都是混蛋！”他常常轻蔑地说这句口头禅，用以评价周围一切有意无意冒犯过他的对象。

“你说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麻双手抱颈，仰在罗克的被子上问。罗克坐在床边，认真回答了。

“噫！简直不沾边儿！你完全看拧了！”麻不屑地拿出左手，凌空比划着，给罗克开讲起来。那俨然的“庭训”口气，连我这个旁听者都忍受不住了，而况在我听来，他那番高论实在离“边儿”更远。但一向不肯屈从于人的罗克，竟那样一动不动坐在床边，专注地听

着,听着……

“你干嘛不驳他几句?让他那么狂!”上工路上我忿忿地问他。

“外国文学,我是没他看得多。”

他就只答了这么一句。

三 交叉路口

这一段欢快热烈的日子,不久就成为带苦涩味的回忆了。环境在不断给这些狂热的心降温,使它们日渐冷却下去。他们的粮食定量从相当现在七岁儿童的标准线上猛增了十斤;这一小张粮票在那个“瓜菜代”的年月又是何等珍贵!但是,对这些渴望着精神上的温暖关怀,渴望着满腔热情的宣泄的青年们说来,它却并不是首要的东西,更不是唯一的東西。

环境提出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体力。他们屡曾向往、并为之激动下泪的那些热烈动人的场面,终于没有来。倒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压抑感在无形地增长着,增长着,日益分明起来了。

离开温室不久就听说,同来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小学生贾××,因“殴打温室小队长张××,蓄意行凶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就又听说,温室又调出了五名学生,被分散安插到几个相距很远的小单位——因为他们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不久就更听说,我们原来都是“反动学生”、“有问题的学生”,“不得不到这儿来”的。……

既是“不得不过来”,不少人也就不得不去了;自然都背着“逃兵”的恶谥。也有个别年龄较大的,便逐渐转向“现实主义”——开始筹建未来的小家庭。

温室、阳畦里四季如春,各种小苗们日渐长大,成了茁壮的植株,结出了丰腴的果实。这里面也有些“不得不过来”的青年们一份劳动。比起在冰封雪冻中顽强生长的松柏来,它们自然稚嫩柔弱

得远了。但是,它们不是也都雄辩地证明了,本不是一切苗株都非得在风雪严寒中挣扎成长,才能造福于人类么?人们既肯为种种植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之造福于人,为什么倒不肯把这环境也提供给你们自己的许多同类呢?委屈、失望、迷惘,我曾暗中泣下。但对那些不辞而去的人,又依然抱着正統的蔑视。这也许是坚持留下的人多曾有过的矛盾心情吧。这矛盾既使我对再度升学感到无望,又时而心造出一种自慰的幻想:我们并没被人遗忘,我们正在接受考验,有一天我们说不定会突然被抽去重上大学,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志于学,也能够学好的学生……

在听到陈毅同志给六届高校毕业生做报告,许多人当场激动流泪的情景时,这幻想骤然强烈起来。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几经冷热之后,它终于自生自灭了。我感到精神世界出现了日益加深的裂隙,消沉、颓唐在向这里侵袭,我不得不调用大量抽象的高等数学公式去填补:富里哀级数、曲面积分、台劳公式、五色定理……。然而脚下的地基好像仍然在沉下去,沉下去……

正当我和许多同来者一样感到了彷徨苦闷的缠扰而难于独力摆脱时,一个同龄青年在不言中帮助了我。他比我年长有限,却显得那样成熟、清醒、坚定、乐观。他就是罗克。

作为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血统论在他跨过第一道人生门坎时给他的沉重一击当然也使他深感愤懑。当时他曾套用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写过一首七绝,其中有“血荐轩辕荃不察”一句,抒发了他的志向和激愤。

但他并未停留在个人遭遇的感愤里。在同来者中,他是最先从这里摆脱出来,把个人遭遇同众多的他人遭遇相联系,从而开始把出身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的。

当时菜园雇用着不少临时工和合同工,多数是附近村里的社员。其中有不少体格健壮、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干活十分麻利;但毫无一般农村小伙的“庄稼脾气”,干活、评分都是随叫随到、百

依百顺，从不跟人打打闹闹、骂骂咧咧。特别是他们受到明显的不公平对待时那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纳闷。有时我作为局外人已经怒上脑门，他们自己却低眉顺眼、一声不吭，而周围的人也大都处之泰然。我困惑、不平，终于猜不透其中的名堂。

但后来，罗克向我揭开了这个奥秘：他们都是地富子弟，因为在村里干活受歧视，才到这里来当临时工，想用委曲求全换得一只“铁饭碗”。罗克首先从一个姓孙的小伙子身上开始了他的社会调查，陆续和许多当地农村青年交上了朋友，这才逐渐了解到那些和我们一样受到血统论压抑打击的“毫无脾气”的小伙们的隐衷。我在那里猜测、不平的时候，他却已经自己动身寻找谜底去了。

“在出身问题上受到歧视打击的不仅是我，不仅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别人。”这个简单的结论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得出来的。这结论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那些现象也早不值得困惑了。然而在二十年前，不光这结论，连这问题本身也还被锁在保险柜里，肯去求解的又有几人呢？

真正的探索者必然是坚定乐观的。血统论的打击可以使他愤懑，促他思索，却不能使他的童心归于泯灭——他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上工路上，罗克总是谈笑风生，时而和路上碰到的老农工们随便地开几句玩笑。碰到哪位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跑上去拉住孩子的小手，挤眉弄眼地做出种种怪相，直逗得孩子张皇失措，这才咯咯笑着走开，自己也像个孩子一样。收工后一起在食堂外的空地上吃饭，他会忽然一语不发，紧闭着嘴一蠕不动，神态夸张地大嚼，两眼却盯住你，等你发问。

“怎么了您？牙疼？”

“你就这样吃饭。像个老太太。”

真不知他哪来的这些闲情逸致。

干活时，我已经越来越小心地避开人多的地方，常是独处一

隅,免得同那些好奇心过强的大嫂们搭话。她们已多次使我感到难堪。

“你十几啦?”

“十八。”

“初中生吧?”

“高中。”

“哟!都念完高中啦?那还不接着念大学?”

“……”

“家里不让念了吧?”

“……让。”

“没考上啊?”

“……嗯……”

“唉?不是听说……?” “嘻!你别紧着刨根问底儿了!你当考大学那么容易哪?我们兰子她姨那俩孩子,刚上初中,大考还好几门不及格呢!甭说人家考大学了。”

这好心的解围使我更难受。我真想对大嫂们说,考试我一点也不觉得难,我当过文理四门“课代表”,是全市高中数学竞赛的候选人之一,也是全区高中成绩展览中八篇展文的作者,毕业统考总分的全级第一名……

但我不能说。自尊心的暂时满足必将引来进一步的追问,使我更加难堪,把我推离人群更远……

“嗨——!伊拉克儿——!刚才是怎么啦——!”“哈哈哈哈……”

在我独自闷头干活的时候,常会忽然听到远处不知哪位大嫂喊上一声,接着整个风障道里便掀起一片由远及近的哗笑。抬头望去,便见罗克正慌乱地用衣袖擦着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然后无所谓地笑笑,躬身拾起挑翻在地上的扁担,或拍拍身上的浮土,就又若无其事地干去。每到这时,我的眼光常不由自主地跟着他